

Analysis of College English Lexical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velt's Discourse Model

Lihua Hu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Email: Henryhlh2009@163.com

Received: Jun. 24th, 2013; revised: Jul. 9th, 2013; accepted: Jul. 13th, 2013

Copyright © 2013 Lihua Huang.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Lexical teaching is one of the pivotal components in class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is mainly based on grammatical teaching rather than lexical one, which is not adaptive to the needs of modern and diverse society. This thesis is tentative to probe both the conceptual process and form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velt's discourse model, aiming to reveal the rules of English lexical teaching and make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Keywords: Discourse Model; Conceptual Process; Formal Process; Lexical Teaching

基于 Levelt 话语生成模型的大学英语词汇教学分析

黄立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桂林
Email: Henryhlh2009@163.com

收稿日期: 2013 年 6 月 24 日; 修回日期: 2013 年 7 月 9 日; 录用日期: 2013 年 7 月 13 日

摘要: 词汇教学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的英语教学以语法教学为主体, 词汇教学为辅的方式。这种词汇教学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多元化社会交际的需求。本文将 Levelt 的话语生成模型为视角, 尝试探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概念化过程和形式化过程异同点, 揭示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规律, 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 话语生成模型; 概念化过程; 形式化过程; 词汇教学

1. 引言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 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语言表达意义的主要承担者。一种语言总是依靠它的词汇, 按照一定语法规则, 组成有意义的语篇。词汇与语法之间组成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复杂关系。传统的外语教学强调向学生传授语法知识。词汇教学从属于语法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把语法教学作为外语教学的终极目标。这就造成过分强调语法教学

而忽视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的现象。西方许多语言学家对此现象也持反对观点。Widdowson 认为在语言丰富的情况下, 词汇是主要的, 语法是次要的。Wilkins 也认为“如果没有语法就很少能表达思想, 那么, 没有词汇就什么也表达不了^[1]。”这就说明词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重要。掌握一定量词汇量, 无论是对听的理解, 阅读能力的提高, 口语表达的理解和正确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一定量作保证, 那么,

听、说、读、写都成为无本之木。然而，词汇教学一直以来是外语教学中攻坚课程，学生反映词汇学习的困难是遗忘率高，即便记住了也不能在实际中很好地加以运用。因此，如果在教学中运用一些认知理论，或许能对大学生有效学习词汇，增加词汇量而又不易忘记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话语模型(models of language production)的研究源自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Clark (1977)、Littlewood (1979)、Anderson (1985)，以及 Ellis (1986)等语言学家都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Anderson 的言语产生三阶段(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理论。Levelt (1989)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对语言产生的过程进行了更具广度的心理建构分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话语模型(speech model)^[2]。

具体说来，Levelt 的话语模型由几个部分组成：概念化(conceptualizer)、形式化(formulator)、发音(articulator)、听觉(audition)及话语理解系统(speech-comprehension system)。在该模型下，作者充分考察了个体言语者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语言表达的整个过程，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对语言产生的过程进行了更具广度的心理建构分析。这种模式对词汇的习得很有启示。

2. 概念化阶段英语词汇教学

一般认为，语言习得从概念化阶段开始。词汇学习和习得也不例外。根据 Levelt 的话语模式，在言语生成方式下，最初的信息生成来自言语所要表达的概念。其在早期阶段产生一个意图，该意图一般在“概念形成器”框内完成。从“概念形成器”框内输出的“前语言信息”要送到“编辑器”(formulator)中进行处理。编辑器包括两个部分：“语法编码器”(grammatical encoding)和“语音编码器”(phonological encoding)。构成中的处理要经过两个层面，首先是发音规则的处理，在“语音编码器”完成。其次是句子表层结构的处理，要在“语法编码器”完成(参考图 1)。

Levelt 话语模型中的言语理解通过心里词汇里包含的“词注”(lexicon lemmas)和“词形”来实现的。词注包含对应词汇的词义和用以生成短语结构的句法知识。例如，“sparrow”的词注既包括词义——“燕子”，还表明它是一个可数名词；“give”既包括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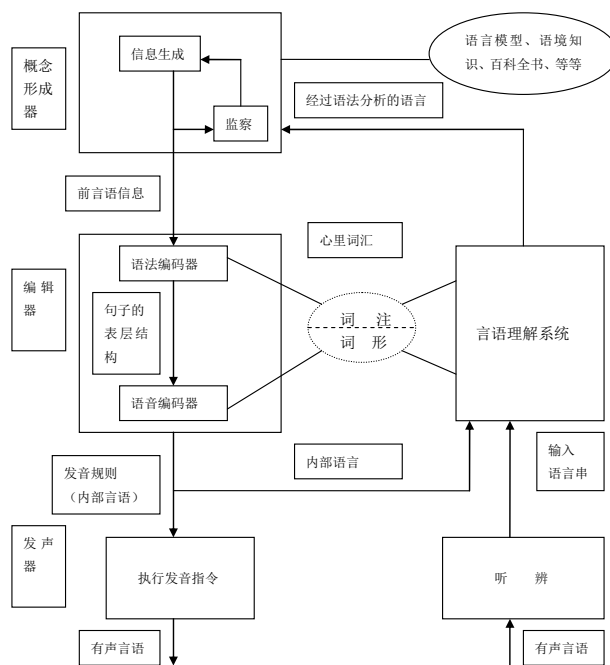


Figure 1. Levelt's models of language production (1989)
图 1. Levelt 的话语生成模型(1989)

——“给予”，还表明它是个可以带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及物动词。语法编码器利用词注产生一组符合言语表达规范的单词排列(词串)，这就是句子的表层结构。就具体的英语词汇教学而言，教师既要重视词汇的词义，又要注重该词生成短语结构的语法知识。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句子。“She needs lots of make-up to hide the fact she's no spring chicken.”在这个句子中“chicken”的基本含义是“小鸡”，这显然不是它的实际词义。需要从语法上，即从其与其他词的搭配寻找象征意义。那么“chicken”与“spring”搭配形成的短语“spring chicken”会形成什么意义呢？

教师首先引导学生获取该词的“前语言信息”，如“语言模型”、“语境知识”、“百科全书”等等。然后输入到“编辑器”中“语法编码器”进行编辑，才能最终获取该词的象征意义“年轻女孩”。再如大学英语第二册第六课中有这么一句话，“There are no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when I opened up an abdomen or a chest.”此句中“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担心害怕”的意思，教师同样需要启动 Levelt 的“词注”概念引导学生去获取相关信息，才能真正理解它。

总之，概念化阶段是词汇习得的首要阶段，学习者首先接收到的是词义，亦称义元(Lemma)，正如如

de Bot 所指出的当说话人在编辑器内生成语言时, 首先产生的是反映刺激的词义, 稍后才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词汇形式^[3]。这里对我们的启示是: 既然义元先于形元发生, 那么我们在教学词汇时也应当以意义为主, 形式为辅。但是, 根据 Levelt 的“词注”的概念, 学习者不仅仅掌握其表面的词义, 还要掌握其御用意义, 即用以生成短语结构的句法知识, 因为大多数词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隐含意义, 或象征意义, 这就要启动“语法编码器”, 对已有信息进行加工, 以获取其真正含义。因此, 笔者以为,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 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应该结合对当前学生学习英语词汇的了解, 改变传统的多以词形为重的方式, 以掌握词的语用意义为最优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唯如此, 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验。

3. 形式化阶段英语词汇教学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辩证的。如前所述, 词汇习得者根据“前语言信息”所提供储存在“编辑器”中的词汇源进行提取, 除了要掌握其词义和语法知识外, 还要对句法组织、语义系、隐含意义以及语用知识等加以获取。也就是说, 词汇教学, 第一要义就“词义”的获取。但这并不是说“词形”并不重要。相反, 词形是一个词的不可缺少部分。因此, “词形”(forms)的教学也不可小觑。根据 Levelt 的话语生成模型, “词形”是指一个词汇所包含的形态及语音信息。它主要由“发音编辑器”输出(相当于内部言语), 然后输入到“发生器”中, 词汇习得者执行发音指令, 发出有声语言。有声语言经过“听辨”, 输入到“语言串”中, 最终让听话者得以理解, 完成交际。

在“词形”教学过程中, 有两个要素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是词汇所包含的形态; 第二是语音信息。就前者而言,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识别词的形态。如“dangerous”的词形是由词根“danger”和后缀“ous”构成, 它有三个音节,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且第一个音位是/d/。“transatlantic”的词形是词根“atlantic”和前缀“trans”构成, 它又四个音节, 重音在第三个音节。这是“词形”教学的第一阶段, 也是基础。

完成对形态的确认之后, “词形”教学进入第二阶段, 即语音信息的提取, 然后, 按照语音指令发出有声言语。这个阶段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保证准确无误地把第二语言的单词发出声来, 因为, 我们知道,

词的发音存在很多变数, 因为发声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 语音脱落(loss)。语音脱落是由于历时变化(diachronic)。在英国自乔叟(Chaucer)时代以降, 古英语中的软腭摩擦音(velar fricative)发生脱落。如“hollow”一词的发音由/holh/脱落成/holx/; “night”一词由/niht/脱落成/nixt/。

2) 换位(metathesis)。换位是指涉及发音顺序变化过程。比如, 英语“bird”在古英语是“brid”。

3) 同化(assimilation)。同化是由于某音受到邻近音的影响而使得该音与邻近音相近的现象。比如, “immovable”、“illegal”、“irrevocable”等。

4) 异化(dissimilation)。异化与同化相反。它是指某些音由于受到另一语音段的影响而使得这些音不相近的现象。比如, “purple”不同于“purpre”, “marble”不同于“marbre”。

鉴于发声言语的复杂性, 我们要通过语言声音结构所特有的音位分段、语音特征以及它们的结合规则来表征词汇^[4]。

完成有声言语以后, 我们就进入到“听辨”的阶段。通过听辨, 将语音信息输入到“语言串”, 然后提交到言语理解系统, 完成交际。这样, 整个词语教学才算完结。这个阶段也很重要, 它是词汇的语用阶段。根据关联理论, 交际并非简单、直接的信息传递(Wilson & Sperber, 2001)。在交际中, 个体交际者通过交际意图(信息意图)的实现来传递信息, 而交际意图的实现需要以信息意图的识别为基础, 即信息意图的产生是前语言信息和交际目标实现的前提。根据 Levelt 的话语模型, 会话模式、情景、百科知识和逻辑思维等是产生信息意图的重要因素。所以, 成功的“词形”教学既要考虑词汇内在语言结构规律, 又要重视语境因素的影响, 权衡内外因素, 才能顺利从词的形态教学过渡到的语音信息, 达到预期的效果。

综上所述, 词汇教学的概念化阶段和形式化阶段各有所长, 教师教学词汇时, 首要是教学词义, 但也不能忽视词形。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互相惠及的, 因为对词的概念要素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前语言信息在形式化阶段编码产生语音计划的情况。英语词汇教学的形式化阶段, 需要提取“前语言信息”中每个词汇的“词注”及“词形”信息, 并以语音编码器的输出(相当于内部语言)作为自己的输入, 其输

出则是根据语法分析的语言，判断是否正确。一旦有错，则由言语生成系统加以纠正。如果语法错，则有语法生成系统纠正；如果发音错，则由发音编码器改正。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语境中灵活学习词汇，牢固掌握词的实际运用。

4. 结语

本论文以 Levelt 的话语生成模型为研究视角，从词的概念化阶段和词的形式化阶段两个方面探讨了大学英语词汇教学。分析表明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是一项艰巨而繁杂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要让学生掌握其基本词义，了解句法组织、语义系、隐含意义以及语用知识等，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掌握影响词的语音信息的要素，以完成对词汇整体认识。概念化过程和

形式化过程是词汇教学的两个重要阶段，它们各有特色，相辅相成。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一些认知理论，结合语境、语域以及文化因素，适时引导和启发，或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而莱维尔特的言语生成和理解模式无疑为这种尝试提供良好的契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Wilkins, D.A. (1977)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Edward Arnold, London.
- [2] Levelt, W.J.M. (1989)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 [3] Jiang, N. (2000) Lexical repres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21**, 47-77.
- [4] Blumstein, S.E. (1995) The neurobiology of the sound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 Gazzaniga, M.S., E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MIT Press, London.